

唐本



二十五

傅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蘇州府志

唐書一百七

傅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熒惑  
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人地上  
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勉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  
及卽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  
術宦薦奕自代奕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爲恨於是人多  
儉仁罪奕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  
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  
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  
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  
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壘傷弓之鳥  
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

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  
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  
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  
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  
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  
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弈獨是之爲衆沮訛不得行武德七年上  
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  
追旣徃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  
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  
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  
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  
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  
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襄姒一女營惑幽王能  
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  
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邪昔  
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  
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  
切帝下弈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  
人者無法請誅之弈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  
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導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  
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  
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  
宗卽位詔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

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  
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  
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亦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  
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  
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僱葬弈  
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魏晉以來與佛  
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  
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  
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  
二枚長短不短與律諧契卽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  
武帝二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

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卽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  
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  
世益拘喪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  
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  
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  
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  
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十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  
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  
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不  
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  
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

族者寢多然管蔡邾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  
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  
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  
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  
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  
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  
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因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  
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  
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  
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  
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  
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  
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  
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旬絞六害借驛馬身尅驛馬三  
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矧陋而詩言莊公曰  
猗嗟昌兮頽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  
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  
名政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  
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  
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  
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  
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  
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借祿命與驛馬三刑身  
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

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  
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  
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  
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  
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  
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  
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  
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賀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其謀及  
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  
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  
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  
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巳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  
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  
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  
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  
今法巳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  
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  
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  
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日而棚  
不壞其室卽日中而棚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  
中而棚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  
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  
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  
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  
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  
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  
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  
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  
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  
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  
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  
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  
欺忘擗踴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  
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數禮  
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旨擢

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  
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  
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  
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  
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貴歲飢出粟萬石賑  
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  
自如它日人鄉校感悔卽痛修飾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  
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感言東都勝境可營山陵上書曰  
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  
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

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閒耳頃遭荒饉百姓  
存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  
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  
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  
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  
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  
何望有秋彫吐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  
噓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  
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  
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  
對嵩邱右眇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  
太原廩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

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粟陛下何與遇之武后竒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  
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卽上  
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  
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  
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  
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計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  
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神  
鬼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  
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

匿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  
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  
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  
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  
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  
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  
封泰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始留此盛德  
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  
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  
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  
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廼月孟春

天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戾馮玉几聽  
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  
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  
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  
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  
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  
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  
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  
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  
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  
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  
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

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驟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救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

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

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于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  
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  
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  
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人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  
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  
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  
回紇已破旣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賜名足以慰其酋  
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  
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  
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  
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  
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  
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  
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躋以待陷後  
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桀與中  
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與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  
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  
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  
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  
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  
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  
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  
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

甘涼土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廼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虺虜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

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論方山東饑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文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

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救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

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殞國不可以一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五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

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眾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討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

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欒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上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拔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辯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間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刺史顯慶五年代逸義府欲汗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出死官

山巖書不聞靈雲千最之千言其聲響也  
入臨前不用可謂主整公與國也前舉行數之也書者不具泰  
夫田宗室齊靈其甚而等之對千最之以王香之術德之卒為款  
贊曰千最錫五司與四堂太學其言詩高和可矣矣司蘇及醉精  
懸云忠孟燕宋之問崑巖善其益部吏去也

事不言戰琴執樂收對者之制自易對不彌木卒平四十六其文  
以崇樞皆辭辭巖先司衣蘇備對不容其高臨官新保匪非公  
爾蘇察圖身對司示少首志初依命來致新題士年慕醫報  
張示各字貞固問人跡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張長之善精坐常交卦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劉裴婁列傳第三十三

劉裴婁列傳

唐書一百八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  
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  
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稟為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  
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  
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  
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更擢咸陽  
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  
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  
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  
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  
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

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旣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

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真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饗道而豐果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劔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畀取任存自効卽給鎰仗糧糈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

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  
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  
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殪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  
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乏勸課  
耕種爲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  
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  
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  
厚資妻子璽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  
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  
皆不甄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  
募皆停劣寒憊無關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資以鼓士心又表  
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爲卑列

道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  
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  
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  
不可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  
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此是以仁願爲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  
謂人曰夫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  
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  
百濟僭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  
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  
兼沮江道總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  
聽致仕俄召爲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  
國史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河

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  
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  
知政事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  
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  
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  
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  
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  
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  
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  
舊故如布衣時嘗爲御史表異式所劾慢辱之曾使引決及拜太  
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  
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  
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無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抑卻  
仁軌乃表敬玄爲帥以代巴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  
師郎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  
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濬官  
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  
司空濬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諡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  
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  
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  
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  
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无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表公瑜擿語  
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

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  
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  
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  
秦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  
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  
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  
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  
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  
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  
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  
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敗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  
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  
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  
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  
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  
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  
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  
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  
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卽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  
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  
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  
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

通鑑

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暎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  
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  
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  
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  
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  
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吏白士安堵  
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古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  
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  
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偽可汗泥熟匄為  
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  
還阿史那伏念偽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  
州之陘口縱反聞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謂縛

傅自効行儉祕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斤候惶駭行  
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軍  
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  
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為程務  
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傅於  
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  
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  
叛復為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詔  
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即位再贈揚州大  
都督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法賚  
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  
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譏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為營陣部伍

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今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勛崔智普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獲壞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礪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子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旣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太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皆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

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搖山往則維城前軌  
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  
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判賓直弘  
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廷等作傳書  
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  
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  
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  
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  
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  
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悅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  
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  
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

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  
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諡曰克平時以爲希嵩意  
帝聞特賜諡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  
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  
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  
善其讓止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

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  
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諡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薛綬經硜以才顯張建封鎮  
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  
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

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賣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頰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汗台輔乃止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上日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

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扶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郭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貢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

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絮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絮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書一百六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世充將高祖寇河內義玄擊走之多丁屯壁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博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志世不同而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安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聚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爲僕射破睦州攻歙之分遣其黨闕發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



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曰  
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執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  
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  
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救去  
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玄  
有章句學先儒疑繆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  
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爲皇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  
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  
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構流嶺南  
中宗初稍用爲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  
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已有功擢

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爲之今授  
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爲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  
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貴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  
豪猾妄爲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爲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  
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旣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  
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爲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  
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  
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發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  
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  
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  
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言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  
敕玉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劫張

昌宗獄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保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卽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太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衛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

彥範賤再思左補闕載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爲長社令士愈蚩譟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爲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爲冤復拜中書令監修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

弟季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紹紹兄顓爲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赦還爲懷州

### 司馬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持爲阿翁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翁而人或謂爲國翁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賤濠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闕月遷左

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  
主干政懷貞傾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  
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  
役作族弟維鑿諫曰公位上袞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  
木雜廁工匠間使海內河所瞻仰乎不荅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  
后國奢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  
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  
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爲安國寺  
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  
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  
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旣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  
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諂  
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察  
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  
者奈何繩之傳弓曰主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  
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譽士也終司農丞懷貞從子  
兢字思慎舉明經爲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鄴令修郵舍道路  
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亡入隋  
居河東之汾陰故爲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  
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  
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爲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  
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  
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

侈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峰州稍為  
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郢國  
公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晉卿為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  
鄆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  
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  
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  
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  
為國取怨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  
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  
忠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  
故世謂帝為和事人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

明達武后時降突厥啜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  
敦反楚客為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  
其為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  
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為之然無能為俄而夏州表默子劫  
部落北奔為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  
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  
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  
八天皇再以陛下為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為皇太子是  
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  
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  
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  
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為一世聖

朝爲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利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蓄逆謀故卒以敗晉卿髭貌雄偉聲如鍾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閑廐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爲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爲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絀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

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祭天不裸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祀也欽明据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拜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百玄暉袁恕已敬暉等皆從受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內宗外宗所堂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祭天地古無聞焉時左僕射韋巨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地哉闕狄之上禕禴狄三服

邊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服二曰先王袞冕先公鷩冕  
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  
眇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曰是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世  
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暉等腐儒無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  
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  
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括州刺史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  
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大  
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卒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  
山暉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  
文學士詔徧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  
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麾舞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暉奏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  
疑異門人張後胤旣顯官薦于朝詔則九嬪贊瑤爵容廟稱大祭  
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  
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濯泣玉鬯省牲饌奉玉齊制  
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  
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  
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曰爲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  
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服掌  
山暉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  
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王厭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  
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  
后裸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助后掎掣帝奪政事卽傳欽  
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況天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

皆以助祭知禕衣助大祀也。上之祭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故后助祭亦以禕衣祭先王。禴狄祭肥醜。據地搖頭。眊目左右。顧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欽明於五經。爲該淹。自見坐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典。帝雖不睿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

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昨席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爲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

疑異門人張後胤。旣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宏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己。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况天地哉。闕狄之上。禕禴狄三服。

皆以助祭知禕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袞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禕衣祭先王禘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典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明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

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瑤爵容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据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宥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鑊奉玉齊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倚掣帝奪政事即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

邊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  
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眈目左右顧  
眊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  
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  
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  
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淹自見坐  
不孝免無以深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  
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卒

山惲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修  
文學士詔徧爲伎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  
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  
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惲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

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  
咨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  
司業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爲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艷妻郊見上帝  
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  
同科獨保腰領死家簣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爲姦者可少戒云

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  
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  
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  
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  
事至是璵乃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  
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

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悵  
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  
嘗不豫太一建言崇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  
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  
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  
事門鏑不啓震怒破鏑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  
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爲  
刑部尚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  
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懷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  
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  
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  
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  
百戶掃除文卽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  
方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  
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  
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至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  
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  
湫者龍所託且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  
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彝饗此復  
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効  
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功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  
天聽負抱案稽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  
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  
鎮忼慨有名士也任至司門郎中璵曾孫搏別有傳

正陽寶宗此上錄傳第三

十四終

唐書一百九

唐書一百九

諸夷蕃將列傳第三十五

唐書一百一十

唐書一百一十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

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

為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與太原大柰提其眾隸

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柰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

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

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

段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食封戶

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國下魏亡

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業留番禺至孫融事

梁為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洗氏女為妻遂為首領授本郡太

守至盎三世矣隋仁壽初盎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

寶明板

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卽詔益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隨亡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授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益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益進討兵始合輒釋胄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寶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益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名位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益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尚自王哉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益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州刺史益徙封耿

授疑是受

貞觀初或告益叛益與兵拒境太宗詔右武衛將軍藺暮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且益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益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益益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時暮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益可擊狀帝不許罷之五年益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寶諸洞獠叛詔益率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益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益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予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益善爲治閱簿最撻姦伏得民歡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

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

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弒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絕  
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爲謀主會益至智戴得與益俱去  
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  
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  
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益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人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  
史許瓌視其貲瓌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  
纛執纛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  
於瓌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  
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  
牙噴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

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斂或勸厚賦以自奉荅曰部落豐餘於  
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貞觀元年鐵勒  
回紇辭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  
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  
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  
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  
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  
得西方須留撫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  
吾國社尒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稍潰  
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  
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  
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

高昌諸將咸受賞社。余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擄去。復戰，所部奮厲，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厥，擊處密處真，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卻，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余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余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余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祇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

留明板

于闐于入朝，王獻馬畜二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林帷器用多設金玉，以遺社余。社余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諡曰元子道真。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遂免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尚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嶺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隘多癘暍徙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

大侯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

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卽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肯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卽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叵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

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很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傳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騶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廷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城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巔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

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密時健侯斤合支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虜國公顯慶中爲沮江軍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諫而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騎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註誤遂及翻動使我貫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蠲護其家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

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諡曰毅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廷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荅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孺祿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三遷本輦大夫李

敬玄征吐蕃明爲柏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  
賜錦袍寶帶它物蕃夥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  
德鞬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  
鷹揚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諡曰靖明性淹厚喜學  
長辯論子聳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饒毅有謀略爲百濟達率兼風  
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  
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遯去嘯合逋亡依任存  
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  
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  
洋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玄欲引  
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壓官軍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

通明極  
通下同

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  
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  
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  
首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去卽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  
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饗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  
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  
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廩獲羊馬甲首不貲  
詔書勞賜凡涖軍七年吐蕃憚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突  
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  
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  
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遯久之爲燕然  
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九言等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

之追奔四十里賊潰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共計寶璧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沒寶璧下吏誅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繫詔獄投纆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者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畜至數千以貲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虜至卽植旗伐鼓

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璽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兒猶唐謂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鎮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謀往男建捕得卽矯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釵七事明年召入

唐書一百一十九  
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  
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  
屠信誠內開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藏詔遣子齋手制金皿卽遼  
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  
二年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歛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  
年四十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  
諡曰襄勒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其初至伏斧  
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  
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舉獻誠獻誠讓右  
玉鈴衛大將軍辭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  
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爲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

誠不荅乃誣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冤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  
禮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溼遠至多祚  
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  
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  
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  
祚素感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  
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  
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  
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  
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  
謀以敬暉李湛爲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

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臥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爲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崔玄暉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楊思勗方侍帝卽挺刀斬其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宿衛頃之復爲右散

騎常侍賜鐵券二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洛絳二州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曆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奕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真水草心山爲邏衛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度漠踰白檉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種落降之蹊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孫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關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

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旣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傳卒贈涼州都督尚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魚朝恩主衛兵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十屯扶風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泚之難

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乃壁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德宗將遷梁州命引兵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空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勲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晟數稱之

裴玠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玠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爲兼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鄜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玠獨匿不出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崔輅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玠爲司馬踰年公濟卒乃授玠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玠爲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弊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節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鷲挺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奈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自休也今職其人等之為

子尚言至戰無烟烟火賊輩既至無復其精不為

費曰人人到其國其國不日而破矣

諸夷蕃將列傳第二十五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列傳第三十六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貨產父兄以為無賴隋亂率

諸夷蕃將列傳第二十五 終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一百一十一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列傳第三十六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百十一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貨產父兄以為無賴隋亂率

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類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

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拜朱州刺史詔與勣經

略武牢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嘗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

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眾遠來糧

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

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

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

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

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

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

虜焉者生口七百還焉者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卽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關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高宗卽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賜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遣書輒構詔敕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敎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旣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雪韎韞諸蕃切吟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

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番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卽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諡曰密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墜完牆屋燎松丸墨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

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督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藥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澶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斷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

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唆叛圍弓  
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  
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大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  
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  
風雜金鼓而號諱無聞者百殺七千人卽遣騎分道襲咽麴等皆驚  
潰烏鶻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  
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然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  
冰一昔合時以爲祥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  
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  
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合兵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  
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余以綏  
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旛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

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  
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  
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內欲因罪除之未  
得也及務挺被殺卽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道年  
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瑋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珣及進士  
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召問刑政嘉  
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  
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  
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卽自劾玄宗赦之累遷  
工部侍郎而璿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祕書少監數年而璿繼職終  
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銷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

侍御史璿子鉷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鼓馬二百爲前鋒垂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乘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卽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癯卒勞無關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相篤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麋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

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  
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  
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  
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  
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  
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  
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  
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  
國公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侯斤都曼先鎮諸胡劫  
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  
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千襲之晝夜馳  
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

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  
向論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  
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爲神丘道  
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  
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  
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  
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  
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  
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  
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彌植  
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  
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

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浪江奪馬  
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  
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青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  
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  
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  
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  
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君弼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  
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  
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  
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  
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

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  
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闕外事莫如卿者朕不  
喜得遼東喜得虜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  
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  
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  
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  
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  
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  
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  
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  
首三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  
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

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者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妾多納賊遺爲有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

善高偁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二衆卽潰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旣降它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爲繕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

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  
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  
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接待封初不從領  
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  
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  
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  
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  
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  
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  
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  
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  
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  
鄉里

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  
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  
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輿護喪還  
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監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  
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  
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  
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  
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  
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  
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

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羸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饟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大酋盆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駿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倚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杖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卽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諡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馱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歷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其弟粵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粵奔洛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乃分

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洺州刺史承嗣誘  
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  
何必乘危邀譽刻勸嵩悅圖其形坐石嵩子平

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  
之已而讓寧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  
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帥討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  
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  
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左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  
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醜水悍還墾田七  
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  
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魯五州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  
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

史王稷餽餉陋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爲開中士萬人薄  
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  
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堂皇下脅從皆  
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  
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曆初入朝民鄣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  
司空河中絳隰節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  
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文  
谷瀘河二水引漑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二萬斛以備凶  
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傑爲賑卹使傑表其才擢將作  
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盜不

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卽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闕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洛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轉洛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謂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義暲等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問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爲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號署置百官進攻綏息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豫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累被褻賚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爲虜執贄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爲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書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說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以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爲後周驃騎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爲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數賊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

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芬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芬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旣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旣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大水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岬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

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賜其族又出財數十萬大爲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爲時譏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實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

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卽敘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傅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齒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彥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

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  
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  
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  
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  
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  
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  
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  
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  
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  
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稟祿全給開元二年卒  
贈太子少保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

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  
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  
尉寇泚鄆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柳彥  
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  
人子之輔至趙州刺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  
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駿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駿少孤好學  
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爲銜檢事擢明經第  
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  
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駿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  
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駿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  
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駿始築羅鄂罷戍卒埭江開屯田數千頃

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桂往罹寇暴  
戶口彫瘠宜卽留以須政成在桂踰暮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  
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駿所駿知其故留不  
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執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駿曰公之  
坐非朋友所絕駿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  
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  
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授節度進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  
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塗達延以兵踵而前  
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  
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  
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直一舍而近駿往  
迎訥夜使壯士銜枚蹙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

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班爲朝散大夫  
又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  
置河曲旣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  
款塞與部落無聞也延俵北風尙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  
罅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  
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英無所就功  
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始以金縢且言南  
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  
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  
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  
胡不可徒歎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  
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

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非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齊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內擾駿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

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駿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敕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駿詔源乾耀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駿氣貌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駿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駿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駿與部將

明板有明字

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陽伯成上疏請封峻墓表其  
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峻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  
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鬪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材歟  
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承  
弼非彊所不能邪据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郭一張 王蘇程唐列傳第三十六

唐書百十二

王員韓蘇薛柳馮蔣列傳第三十七

唐書百十二

唐書百十二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寡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矜特  
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  
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  
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  
獨孤慙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  
柱慙直出其上左右爲慙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  
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  
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  
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  
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旣祭天雲  
開露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

女本註

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跪立人人悅順久之徙洹水  
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誘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  
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  
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  
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  
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  
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卽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  
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卽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  
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  
祖失之陳稀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  
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  
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

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卽具法冠對仗  
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  
州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乘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  
年五十五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廷中樹復召主人曰此  
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  
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旣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時  
松栢冢側三年乃去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  
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終鎮西將  
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爲從父鞠愛鞠非通書史客  
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  
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

之因改令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  
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  
廷九品無葭草親行年二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  
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  
與權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早勸  
令戡子良發粟振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  
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  
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  
有三陣何謂邪眾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  
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  
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  
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

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為左衛曹曹參軍使吐蕃  
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畱  
待制即詔入閣供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為  
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  
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  
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  
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蘄二州刺史  
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  
子右諭德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沮  
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即葬焉吏民哭野中抱忠長安  
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為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

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  
蔡連耀伏誅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任至歧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  
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  
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  
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劔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  
敕厨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  
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  
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  
刃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  
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  
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

卿冒没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曰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  
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我府與諸武共譖思彥出爲山  
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  
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  
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  
屈復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  
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  
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  
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  
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  
邠令鄧暉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誘公比其斥而暉已爲文昌

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解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勵而勸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謬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

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碁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槿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顯刻剝名爲和而實

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以匿以  
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  
交罷執符紛競校在凶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  
鏹積粟相夸今匿貨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  
募人買其勇今差勒闔宗逃凶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凶  
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  
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  
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  
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  
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人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  
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徒凶跪曰  
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

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  
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  
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  
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  
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竝興且梁  
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長計宜退就公侯任以  
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  
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  
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萬縣  
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

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卽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各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

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其位勢隆極指馮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賊斂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低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下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卽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間人嗣

父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祐反士通與  
此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  
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調閩中主簿天授中累遷  
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  
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  
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  
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  
各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  
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  
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  
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  
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

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  
策學不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  
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  
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  
拔循常小人棄疎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頌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  
實用之良策文試劾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  
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  
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  
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  
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  
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  
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

度及還竝爲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  
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  
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  
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  
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竝被獎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改氍毹語習  
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恩  
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  
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  
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  
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氍毹美於章紱旣  
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亾之餘而能  
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

內徙不過劫邊人縉綵麴蘖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  
方由余効忠日磬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  
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  
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  
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  
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  
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任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爲主所  
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爲東都畱守再爲太子賓客  
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  
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丑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瑯  
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鸞金龍丹腹珠玉乃商瓊臺夏瑤

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誑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誑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城不完固爲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奉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尊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璿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劾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

求禮讓曰宰相變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卽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王屋長陷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邳州刺史進散騎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歧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右率府

鑑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適設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卽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竊贈予多祚鄭克義不容濫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

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姝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修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

則天下畏親貴爲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滯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是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會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

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恣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臯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息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亾惟陛下黜奢僭驕息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主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宜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與

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明後原  
批改

與字子邵以父隋時使南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與通宮掖謀行鳩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其以上親竝流嶺表與房隸桂州爲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與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家竝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藁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忝護與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

身數劄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感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  
公同之慈明曰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  
復圖反噬何耶密囚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  
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劔南道巡  
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  
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鑒  
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  
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  
怒出爲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徒  
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  
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酋  
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

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首見  
怨不錄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  
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  
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爲神  
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貧窮或  
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  
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  
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  
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  
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

它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晚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子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濤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迴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寮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救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

明板  
士字

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沈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家出奉天沈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沈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畱守李愷賢之表爲判官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邠爲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大和初其出吏部郎中王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明本無  
其字

書

平以

五

東

分

既



